

# 如果深海 忘记了

苏茯苓 作品



无论背负多黑暗的秘密，  
多残酷的过去，有你在，我都不怕。  
即使你在深海中，我也会找到你，  
拯救你，永远守护你。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苏茯苓 著

# 如果 深海 忘记了

[下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第六章 记忆

“没事吧？念念？”韩亮问。

夏清漪摇摇头，手扶着客厅的沙发沿，仔细打量着。

熟悉的感觉，夏清漪敢判定，自己一定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只是，她却依旧想不起来关于这栋房子所发生的故事。

物是再熟悉不过的，满满地充斥着自己的感官。记忆却是空白的，仿佛隐形了一样。

“亮亮把你身上发生的事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你失忆了，但没关系，想不起来也没关系，我只希望你今后会过得很好。”妇人说完，看着夏清漪身边站着的莫寒，点头笑了笑，“你就是在念念受伤的时候，一直照顾她的那个人吧，真是谢谢你了。”

莫寒尽管说话语气冷淡，但还是对她笑了笑：“不用谢。”

韩亮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搂上了夏清漪的腰：“念念，你要不要去二楼看看？上面有你的房间，说不定你会想起些什么。”

换作平常，夏清漪早就注意到他放在自己的腰间的手，只是这一次，她只顾着看眼前的妇人，想要从她微微衰老的脸上看出一些与自己的记忆重合的地方，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自然也没阻止。

而，这在莫寒眼里，就变了另一般风味。没人注意到，他背后的右手早已紧握成了拳头。

夏清漪随着韩亮到了二楼她和韩亮的卧室，床头上方高高挂着一张大大的婚纱照，她穿着洁白的婚纱依偎在韩亮的肩头，眼神里都是幸福的意味。

“你妈去楼下准备了一些茶，一会儿上来。”韩亮正说着，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一下，松开了搂着夏清漪的手说，“工作上有点事，你先慢慢看着，我马上回来。”

夏清漪看着房间的装饰，四处转着。而莫寒却在韩亮走之后，一把将门反锁起来了。

夏清漪听见动静，往后看去：“你锁门干什么？”

莫寒向夏清漪走了过来：“你想起来了？”

夏清漪知道没法瞒过他，点头：“一点点。”

“想起来什么？”莫寒的声音听起来跟往常不同。

“楼下那个妇人。我想起以前关于她的一些事情了。虽然很少，但我确信，是真的。”

“韩亮的呢？”

“没有。”夏清漪摇摇头，“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

莫寒笑了起来：“什么是真的？那只不过也是你的猜测而已。你那么聪明的人，连这点都搞不清楚？”

“哥……下午……我私底下让小美给我看过照片，我觉得照片上的那个人真的是我。还有饭店里那个房间，真的，我觉得……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你只不过是想起来楼下那个妇人，就认为韩亮对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莫寒反问她。

“那……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这里怎么解释？”夏清漪指着背后的婚纱照跟莫寒说，“你认为他不惜布了那么大的一个局就为了让我来到他家当他的老婆？”

“哥……”夏清漪说着，“你不要……”

莫寒愤怒地打断了她的话：“不要叫我哥……我不是你哥！”

夏清漪愣住了，声音低了下来，肩膀耷拉下来：“我知道你不是我哥，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在你的律师事务所里，我看着你的眼神，就知道你不是我哥。”

“我没有亲人，我是知道的。”夏清漪的头低了下去：“可我今天……好不容易想起来一点以前的事情了，不管是好是坏，我总是开心的。我觉得自己总算不是一个孤零零被人抛弃的人了。”

“如果……今天我想不起来任何事情……还是没有任何感觉的话，我也就认为是他在骗人，乖乖跟你回去保持名义上的亲人关系。”

夏清漪接着说：“可我想起来了……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我想试试，想知道一下有亲人在身边是什么感觉。”

“所以……你想回到他们身边？”莫寒说。

夏清漪没有回答。

莫寒看着她，看着后面的墙上她跟另一个男人的结婚照，感觉分外刺眼。那张照片上面的她，看着那个男人，满眼都是爱意。那怎么可能是她？

她根本不可能是已经跟那个男人结婚一年的宋玥念。那一定是别的女人。

只可惜，夏清漪似乎不相信，他没法阻止她的思想。她想做的事情，他永远都阻止不了。

门外响起敲门声，韩亮在外面喊着：“怎么锁门了？”

夏清漪看莫寒没有动作，他站在门的前方直直地看着她，眼神是夏清漪以前从未见过的。在门外韩亮的喊声中她还是走过去开了门。

莫寒用力按住她握在门把上的手，不让她动弹。

夏清漪用另一只手拿开他的手，用口型小声跟他说，放手吧，让我试试。

门被打开了，门外的韩亮看着背对着他的莫寒和浅笑了一下的夏清漪：“怎么锁门了？”

“不知道。刚才刮了阵风，正好把门关上了，正想开呢。”

韩亮看见屋内开着的窗户，走进去把它关上：“忘了关窗了。”

莫寒说：“我事务所还有点事，就先回去了。”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你没有开车来，怎么回去？”韩亮问。

“我会打车回去，不打扰你们了。”莫寒竭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完，莫寒并没有多留，转身就离开了房间。

韩亮本想上前叫住他，回头看夏清漪，似乎很不解。

“让他去吧，他平常很忙的。”夏清漪看着他消失的方向说。

韩亮按着她的肩膀，让她坐在床边：“你先等一下，我有东西给你看。”

韩亮拿出来的是本厚厚的相册，他坐在夏清漪的旁边，翻开它，指着里面的照片，慢慢地给她讲解：“这张是我们上初中，我给你补习功课。那个时候的你，数学差得一塌糊涂，你妈妈就让我过来给你补，你总是这么安安静静地听我讲，尽管如此，你的数学成绩还是垫底，我老说我教的知识全被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完了。”

“这张呢，是你刚刚上大学，我出去陪你逛街。那个时候我们在谈恋爱，快要结婚了。你看看你，每次出去玩的时候，都笑得那么开心，随便给你买样吃的，你都觉得超好吃，吵着要再买一份。”

“这张，看……我们结婚了。就在去年，我们刚刚领证。你不让我先办婚礼的，说是要等到大学毕业跟着毕业典礼一起办。所以，我们就只拍了个婚纱照。”

“这张……你为我做饭的照片。嗯……这次还不错，看起来卖相不错。你做饭的水平啊，真的是我看着我一步步起来的。你第一次做饭的时候，简直惨不忍睹，厨房都差点被你炸了。”

韩亮抚摸着那些照片，仿佛陷入了回忆里：“这些……你都想不起来了吗？一点都没有印象吗？”

“对不起。”夏清漪回答。

韩亮收起照片：“没关系，我们有未来就好了。”他看着夏清漪的眼睛深情款款地说，“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韩亮抱住了她，她条件反射想要推开他，手触碰到他的衣服又生生地忍住了。不能这个样子，自己既然想回来，想尝试着想起过去的记忆，就要学着改变。

他们是她的家人，他们等了她那么久，她不能让他们伤心。

既然她选择了家人的陪伴，就应该学会做这个男人的妻子，做楼下那个妇人的女儿。

夏清漪抱住了他的背。

在这个房子的第一天，韩亮和她的妈妈每一刻都在问她要吃些什么，她要不要什么东西，她的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甚至连她上厕所的时候都候在门口，怕她出什么事。

尤其是韩亮，他似乎想把过去没有在她身边的日子加倍地补偿回来。他们想要加倍地对她好。

但，这让夏清漪多多少少感觉有点不适应。她在莫寒家里习惯了自由，有足够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莫寒回到家里不是在工作，就是在给夏清漪做饭，偶尔坐到沙发旁边陪她看电视。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家里都是没有人管的，自由舒服得不得了。

而眼前的她，坐在沙发上，妈妈已经问了自己无数遍，要不要吃点什么。

夏清漪只得勉强笑了笑，说不用了，我不饿。

后来，韩亮跟她说，她在莫寒家住了那么多天，她在医院的医疗费、住宿费都是他出的，现在她回来了，自然是要给他一笔钱的。他问夏清漪认为给多少合适。

夏清漪说，你自己决定，但还是给多一点吧。我的事情他没少操心。

到这个时候，夏清漪还在自嘲地想，要给莫寒多挣一点钱。他工作已经够辛苦的了。只是莫寒对这笔钱满意不满意她就知道了，莫寒是个有钱人她也并不是不知道，他说不定会说，你们给的这笔钱还不够我打一个官司挣的律师费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夏清漪自然留了下来。韩亮收拾好已经躺在两人的床上看书了，夏清漪想了想走到了卧室门口，没有走进去：“我今天就不进去睡了，我在隔壁的客房睡。”

韩亮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你还在意这个？”

“不，是我自己不适应。你也知道，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醒来之后这一段时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睡的。”

“如果，你是担心那方面的话，你放心，没有你的允许，我是不会碰

你的。”

夏清漪笑了：“不，我现在真的是习惯自己一个人睡。”

韩亮似乎还想劝她，夏清漪又说：“记忆找回来之前，你先让我自己一个人慢慢调整好吗？不会太长时间的。”

韩亮说：“好吧，我会等你的。”他看着门口的夏清漪，慢慢地又笑了起来，“念念，过来。”

夏清漪迟钝了一秒：“嗯？怎么了？”

“你过来。”

夏清漪走过去，站在坐在床上看书的韩亮身边，韩亮猛地直起身子，勾住她的脖子往下拉，嘴唇就亲了过来。

夏清漪警铃大作，还没来得及多想直接使劲伸手去推韩亮，他的唇还没亲过来，夏清漪就把他推倒在床上。

韩亮似乎没想到她那么大的反应，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夏清漪的心脏还在猛烈跳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韩亮坐了起来，有些失望：“没事。只是，我以为这样你会想起来我们每晚的一个晚安吻的。”

夏清漪不知道怎么搭话了，她有些尴尬地站在床沿边。

“算了，今天很晚了，你早点去睡觉吧。”韩亮说。

然而，夏清漪并没有如韩亮所说的那样早点睡觉。到了那个卧室，躺在床上的那一刻，她觉得很久没有来找过自己的失眠又即将要来了。

结果，真如夏清漪所说，凌晨一点的时候，她实在忍受不住从床上坐起来了。

离开莫寒的第九个小时后，她已经开始想他了。

想他给自己做的饭，想他给自己买的红豆饼，想他在自己失眠的时候就坐在自己的床沿看着自己睡，连他皱着眉头说自己走路很慢的话都有些想了。

夏清漪站了起来，没有开灯，拉开了外面的窗帘，冷冷的月光倾洒了进来，铺在整间屋子里。夏清漪坐在地板上，头搭在自己的膝盖上，看着朦胧的月亮，想起来那天莫寒也是这样，陪自己看着月光。他还说，他会陪在自己身边，直到她找到家人为止。



他的确做到了，他还做得很好。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

夏清漪又站了起来，推开了客房的门，步子轻轻地走到了一楼的客厅。她走到窗边，稍稍拉开了一点窗帘，让屋子看起来稍微亮一点，也让自己不至于摔倒。

她慢慢地摸着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从沙发、茶几、桌子，到墙壁她都摸了一遍。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间屋子，像昨天来的时候那样。

她一个人用呼吸静静地感受着这个房子。

的确很熟悉，她肯定住过这里。

夏清漪隐约想起来，剪刀似乎就放在电视机右边的第二个抽屉。她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记得这个，她慢慢地开始记得关于这个房子的细节了。

她走到电视机右手边的第二个抽屉旁边，拉开了。果然，剪刀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夏清漪摸到了它冰凉的触感，好像也就是这个感觉，连它的触感都一样。

好像，还应该有一个盒子，那里面放着自己的很多东西。只不过，她不记得放在哪里了。

“怎么还没睡啊？”她妈妈的声音突然在黑夜里传了过来。

“睡不着，自己下来四处看看。”夏清漪有些被吓到了。

“怎么？床睡得不习惯？”

“不，我本来就有失眠症，刚到这里有些不适应，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失眠症？严重不严重？我明天去给你拿点药吧。”

“不不不……不用，我自己能调整过来的。”

“你不舒服就要说出来，身体不舒服，我们去看病，心理不舒服，我们给你去找心理医生。我只希望你好好的。”

夏清漪拍了拍她手：“没事的，我知道，我不舒服我会讲的。”

经过昨天下午见到她的第一眼，夏清漪几乎就可以认定，她是自己的母亲，对她自然是心理放松起来，便问起来：“我以前，是不是有个盒子，好像是铁皮的，很旧。你知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啊？”

“铁盒子？啊……那个啊……很早以前的了，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在里面装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只是，前几年楼上收拾东西，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可能在储物间里面吧。”

“那明天，我去找找吧。”

“找也不一定找得到，何必呢，弄得一身灰。不用找了，你要是想知道以前的事情的话，我给你说就好了。”不知为何，妈妈看起来不想让夏清漪找到那个盒子。

夏清漪觉得不对劲起来了，在清冷的月光下，她看到她妈妈躲闪的眼光，心里就浮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们瞒着自己的。

现在仔细想起来，韩亮、她的妈妈似乎都不怎么提起她当初受伤的事情，他们只说是绑架，可绑架的原因呢？绑架无非是要钱吗，为什么要把自己在F城伤成那个样子？为什么自己对于绑架的事情也是没有一点印象呢？

反倒是回到这里，她对这间房子的那么多细节那么熟悉？

夏清漪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了。

“念念，怎么了？”她的妈妈问。

“没事。”夏清漪说，“我突然有点困了，等一会儿要回上面睡觉了。”

她送妈妈回了房间，然后自己跑到二楼刚刚睡的地方，打开灯又重新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期待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想起来以前的一点事情，说不定会对自己有帮助。

只是，她看了一遍又一遍，也没有想起什么有用的事情。她有些累了，坐在地板上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也没有想起来什么。

夏清漪打开了窗，微风轻轻地刮了进来，清冷的月光照在她的身上，她趴在窗前，心里慢慢明白起来，她不能相信眼前看到的，越是真实的，就越可能是虚幻的。

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记忆。

楼下的那个妇人是她的母亲她可以确信，那段大脑深处的疼痛是不会骗自己的。这栋房子是她曾经的家，她也可以确信。似乎很多事情她都可

以确信，但又莫名觉得奇怪，究竟是错在什么地方了？她的妈妈到底在瞒着她什么呢？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她想弄明白一切，可空白的记忆却让她不知从何下手。

她来来回回想着，到了清晨五点多外面天微亮的时候，才刚刚躺在地板上睡过去。

而，回到了S市的莫寒，也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度过了夏清漪没有回来的第一晚。

回来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他才花费一段时间让自己接受夏清漪已经回到了她所认为的家里面。

莫寒想不明白，夏清漪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就不明白韩亮有问题？他肯定是在骗她！说什么结了婚，说什么一直在找她，都是在骗她！

莫寒越想越气愤，晚上睡不着起来看电视，按遥控器的手都忍不住使劲，最后，一个想看的节目都没有，一把将遥控器摔在了茶几上，起身走到厨房打开最上面的柜子拿出来一瓶红酒和一个高脚杯。

夏清漪不能喝酒，他本身在家里也不怎么喜欢喝酒，后来索性就把以前珍藏的酒放在最上面的那个柜子里锁起来，很久没有动它了。

现在，她也不在了，莫寒竟然想喝了。他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杯子又重新坐到沙发上，给自己倒了一小杯，慢慢摇晃着，在寂静的夜里品酒。

晃着晃着，他就想起来了她第一次喝酒之后饭桌上的那个吻。

她笑咪咪地闭着眼睛，拽着自己的领带，在自己还没意识到要发生什么的时候，就已经亲上了自己的嘴唇。

莫寒一直没有告诉夏清漪，她的嘴唇很软，濡湿地带着某种缠绵的意味。

他跟沈柔在一起的时候，有过亲吻，甚至有过更亲密的动作。男人总是靠欲望驱使的生物，但是奇怪的是，在他的极少数的前女友身上，他似乎很少体会到这种原始的冲动。他曾以为，这是他理智淡漠的性格所造成的。

可，夏清漪显然跟她们不同。

夏清漪每次刚睡醒的时候，衣服都是乱七八糟的，有的时候甚至大半

个肩膀露出来也浑然不知。每次，莫寒总是别过脸，视线从不敢在她的身上多停留几秒。

他怕忍不住。身体的反应是最准确的。他对她有冲动。

莫寒盯着自己的手，想起来那次她喝醉酒晚回家的那次，他把她压在门后边，手指在她的身体上肆意妄为，他的手跟夏清漪的身体比起来硬邦邦的，很粗糙，穿梭在她的身体周围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欲望。她柔软的前胸，滑腻的后背，细弱的腰，他几乎把她上半身的每一寸皮肤都摸遍了。夏清漪显然被吓到了，惊恐地看着他，他跟她说，自己是为了让她长记性。

可莫寒清楚，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

那天，如果不是夏清漪的泪水，他可能真的压抑不住在黑暗中亲吻她。

莫寒觉得可笑，夏清漪还傻得不知道，一口一口地叫他哥，殊不知她的身边根本潜伏着一匹狼。

不知不觉，一瓶红酒已经被莫寒自己单独喝掉了一半。也许是在寂静的黑暗里，趁着蒙眬的酒意，莫寒才可以这样放肆回想。他的嘴唇轻碰着高脚杯的壁沿，红酒的清香萦绕在他的鼻尖，让人忍不住沉醉，酒液微碰到莫寒的舌尖，感觉就像那天夏清漪微凉湿润的嘴唇，他看着暗红色的酒液，忍不住闭眼一饮而尽。

第二天早上，莫寒在宿醉的头痛中醒来，桌子上的红酒一整瓶已经被他喝完了。他睡倒在沙发上，起来的时候头痛欲裂，天色已经大亮，莫寒拿起桌子上的手机看了下时间，早上七点半。

还不晚，莫寒强撑着爬起来到浴室里冲了一个澡，匆匆擦干了头发，像往常一样洗漱，换上上班的衣服，没来得及吃早餐就拿着公文包上班去了。

走到门口，他停下了脚步，下意识地回头，想要催促夏清漪快点，上课要来不及了。

只可惜，后面空无一人，房间从头到尾都静得可怕。

莫寒的神色冷淡了下来，整理了下领带，推开门走了出去。

早上的夏清漪并没有如她昨天晚上想的那样，迷迷糊糊地对所有事情都怀疑起来，她想到昨天晚上的自己甚至有些想笑，什么时候自己也变得那么多疑了，即使会有一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了解真相的。

晚上所作的任何决定都是不靠谱。夏清漪明白这点，所以，她在天色大亮的时候心思反而镇定了下来，她还是要留在这里。

不管怎么样，自己有这栋房子的记忆，有房子里的妈妈的记忆。

这栋房子里，一定有她想要的答案。

她开始觉得，过去的全部记忆对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些记忆，她不要是别人告诉她的，她要的是靠自己慢慢地想起来。她会做到的，只要给她时间。

韩亮让她不要去F城的那个学校了，他说她原本上的大学在这里，是一家很好的设计学校。过一段时间，等她休息好，他就会带她去哪里报到。

夏清漪任由他安排，很顺从。如果在这里可以找回记忆，她可以暂时放弃那边的学习，尽管她很喜欢那个专业。

但她对韩亮说，她今天需要回S市一趟。那边的休学手续，她希望可以自己办，还有S城莫寒那里还有她的一些东西，她需要拿回来。

韩亮本想和她一起去，但被她坚决拒绝了。他只得答应，但让她答应晚上八点之前必须准时回到这里。

就这样，夏清漪又回到了S市，她想好好看那个城市一眼，作为短时间的告别，悄无声息地，不让任何人发觉。

莫寒肯定还在生气，不想看见她。她也不敢在他的面前出现。所以，她特地挑了一个他绝对不会在家的时间，偷偷回去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带上。

回去的时候，房间里果真没人。夏清漪还感觉做贼心虚地不敢直起身子走，越过客厅的时候，她闻到很浓重的酒味，往桌子上一看，一个空的红酒瓶和一个空的高脚杯。

莫寒不是不喝酒的吗？

夏清漪走过去，拿起空酒瓶子仔细看了看，又放下了。阳台上他的衣服已经干了，夏清漪走过去习惯性地给他取了下来，放在了他的房间。

东溜溜西看看，夏清漪已经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了，她又开始了以前在家里的常态，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干净，空酒瓶扔进了垃圾桶，看着顺心了一点，才跑到厨房开了冰箱拿了水果，回到客厅开着电视坐在地毯上啃了起来。

啃完了一个苹果，又吃完了三个橘子和一包薯片之后，夏清漪看到时间已经五点了才猛然想起来自己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才慌慌张张地跑到自己的房间去收拾东西。

她其实没拿多少东西，一些简单的日用品，这些东西她用习惯了实在不喜欢在那里重新用其他的东西。还有莫寒给她买的一个抱枕，那是治她的失眠用的，里面有一种天薰香，能够舒缓大脑神经末梢，对治疗失眠很有效果。

夏清漪记得当初莫寒把它买回来的时候，自己还很纳闷莫寒这样的人怎么会去买一个抱枕，他也没跟自己说抱枕的用处，所以，她直接把它扔在床角没去管过它。后来莫寒进她的房间，看她一脸淡然地把抱枕压在腿下，实在忍不住拉了出来，告诉她抱枕的用处，让她以后都靠着它睡。

后来，夏清漪半信半疑地按照他说的话做，每天晚上把它抱在胸前睡，果真很快就入睡了。夏清漪一度认为这是自己的“神物”。

所以，她绝对不能把这个东西忘掉，正想着从哪儿找一个袋子把它装起来。

就在她趴在地上，伸手想要去够床底下的那个大袋子的时候，房间的门被人推开了。

夏清漪听见了响声，吓了一跳，头猛一抬撞到了床沿，疼得龇牙咧嘴揉着头爬起来，结果一抬眼就看到站在门口的莫寒。

“你怎么回来得那么早？”夏清漪缩着脑袋，小声地问。

“你在干什么？”莫寒的脸色还是跟昨天一样，一点也没见有消气的趋势，夏清漪觉得今天自己过来简直就是来找死的。

“我……我……拿一点东西。对不起……我以为你不在的。”

“拿什么东西？”莫寒往她的背后看。

夏清漪知道此时的自己肯定特别像一个小偷，她弱弱地拿起旁边的抱枕：“这个……对不起……你要是不喜欢……我不拿了。”

莫寒轻笑：“一个抱枕也值得你偷偷回来一趟？”

夏清漪以为他认为两人脱离了关系，不喜欢自己拿他家的东西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不起……我不应该拿的。”

“我还不至于小气到连一个抱枕都不让你拿。”莫寒的语气冷冷的。

夏清漪的头埋得更低了，她很久才开口说：“我来……是为了办休学手续的。韩亮说，那边有我原本在读的学校，是学设计的。过一段时间，我大概就会去那边上学了。”

“才仅仅过了一天而已，韩亮就替你把所有的事情想好了？你也这么快就接受了他给你的一切，那么顺从他，难不成是看上他真的想做他的老婆了？”莫寒心里一泛酸，说话什么也不顾及了。

“不是……不是你说的这样……”夏清漪忙着撇清。

莫寒步步逼近她，冷笑：“不是这样的是哪样的？要不要再替他生个孩子？”

夏清漪往后退，莫寒的眼神让她感觉害怕，她感觉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仿佛要跳出来。她脚步发软地往后一直退，抵在后面的桌子上。莫寒就在她的正前方。

脸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厘米。鼻息全是彼此交缠的味道。

“夏清漪……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那么狠哪，什么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吗？”莫寒问。

夏清漪战战兢兢地看着他的眼睛说：“我没有……哥……”

莫寒听到她说这句话，轻笑出声，鼻间喷出的热气洒在夏清漪的脸上，眼神带着邪意直勾勾地看着夏清漪的眼睛，在她耳边轻声说：“你真的以为我是你哥啊？”

以往，如果莫寒说出这句话，她肯定不会往别处想，她只会觉得莫寒是在撇开跟她的关系，他在强调她只是他同情心作祟救来的一个陌生人。只是，现在这个亲密的情境下，却让夏清漪不得不往另一个方向猜去。

她似乎触碰到了一个自己万万都没有想过的答案。

夏清漪问：“你……是不是……”

还没等她把话说完，莫寒一手按住她的后脑勺，闭上眼睛猛地吻住她的唇。

夏清漪一直以来猛烈跳动的心脏一下子静止了，她的大脑这下子真的死机了。

她还沉浸在被吓到卡壳的气氛中，莫寒已经搂住她的腰，趁她不备，将舌头伸入她的嘴里。

口腔已经被莫寒完全占领的时候，夏清漪还在死机状态中，等到她的舌头被莫寒不小心吸疼了，她才眉头一皱去推莫寒。

只是莫寒轻而易举地就禁锢住了她的手，依旧放肆地吻。

夏清漪呼吸不畅，拼命扭头，刚扭开一点，又被莫寒贴过来继续吻。

时间很漫长，漫长到夏清漪感觉自己就像岸上的一条搁浅的鱼，马上就会因为窒息而死亡，莫寒才停止了亲吻的动作。他在她的嘴边，浅浅呼吸。

她的嘴角银丝丝一片，慢慢地往下流，分不清是谁的唾液。而夏清漪连打他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的腿都软了，全靠莫寒的一双手和后面那张桌子撑着自己。

“你想的是对的，夏清漪，我过界了。”莫寒在她的嘴边说。

夏清漪没有看他，低着头大口喘气让自己平静。

莫寒抬起她的下巴，又细细密密地吻了上来。

只是这回，夏清漪没过多少时间就使出了自己最大的劲，把他推开了。

力气太大，桌子上的东西都顺着稀里哗啦地摔了下来，一个玻璃杯在夏清漪的脚边炸开。破碎的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

夏清漪依旧腿脚发软，手微微有些发抖，她靠在后面的桌子上低头沉默呼吸。

“你不应该……这样的……”在莫寒繁乱的倒退脚步声中，她缓缓开口。

“事情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莫寒坐在床边，用手往后撸着头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也尝试让自己镇静下来。

两人彼此沉默了很久，谁也没有说出话，唯有长久的呼吸声。直到夏



清漪的手机铃声来把它打断。

这个时候，也只有韩亮会给自己打电话了，但夏清漪任由它在自己包里欢快地跳跃直到停止也没有任何动作。

铃声又继续跳跃起来，夏清漪缓慢地站直了身子，说：“我要回去了。”

莫寒坐在床边，手搭在膝盖上，只是在夏清漪走近他去床边拿包的时候，他张口说：“你既然认定了，走了之后，我们就也不要联系了。到此为止吧。”

夏清漪拿包的动作顿住了，眼光闪了一下又重新去拿包，声音低低地答应下来：“好。”

她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停住了，回过头对莫寒微笑了一下，眼神带着苦涩：“以后，工作尽量少一点吧，照顾好你的身体。”

莫寒没有说话，也没有抬头，听见夏清漪沉闷的关门声，她的脚步声在门外越来越远。

莫寒听见它逐渐消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夏清漪，终于如他所料，完全离他远去了。

夏清漪并没有如韩亮料想的那样，在晚上八点回到F城。她从莫寒家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六点了，脑子想东想西，花了一个小时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后才突然想起来自己要回韩亮那里。

韩亮又给她打电话，她在晚上七点才第一次把它接通。

“你怎么才接电话？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他很焦急地问。

“没事，我把手机落在人家店里了，刚刚才找回来。”夏清漪发现自己撒谎越来越得心应手了，说得差点连自己都相信了。

韩亮放下了心：“你到哪里了？到F城了没有？”

“没有，路上有点事耽搁了，我正要回来。”

“怎么了？”不知是不是夏清漪的错觉，她总觉得韩亮似乎对于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

“迷路了，花了点时间找路，我马上就回去了。”事实上，夏清漪根本还没有踏上回F城的车。